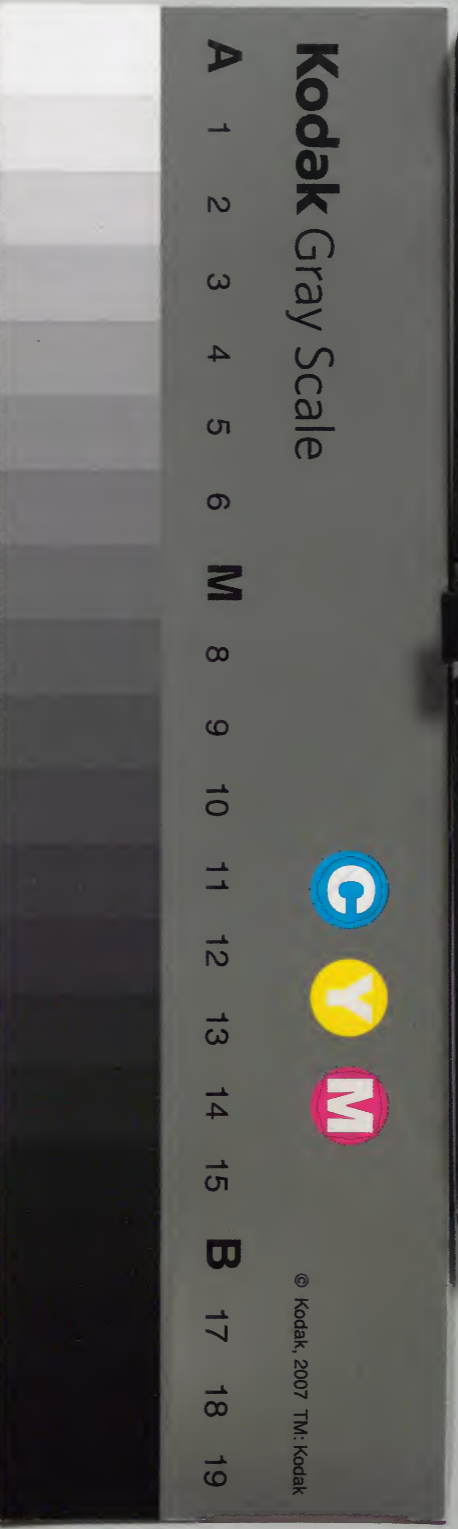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一〇八五
一七三
一三架
三冊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一〇八五
一七三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85
冊數 3 (2)
函號 311 263



廣列仙傳卷之三

淺草文庫

明少谷張文介輯



王喬

王喬河東人漢明帝時為尚書郎出為葉令漢

法幾內長吏第朔還朝喬每月朔旦常自縣

來朝帝恠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

飛

望之言其臨至輒有双鳥從東南飛來於是

候息至舉羅張之得一寫尊乃所賜尚書官

屬履也當朝時葉縣門外鼓不擊自鳴閉每

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人推排終不移

玉棺

動喬曰天帝將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

蓋便立覆棺昔葬于城東自成墳其夕縣中

牛背流汗喘乏而人不知者百姓為之立廟
號景君祠吏人所禱輒應

麻姑

麻姑漢桓帝時王方平過吳門秦經家令人
麻姑相関有頃而至經舉家見之是好女子
手似鳥爪頂中作髻衣有文章而非錦練坐
定各進行厨香氣達於内外擗麟脯行酒麻
姑云接行以來東海三為桑田蓬萊水又淺
矣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經
母妻見麻姑以米擲地背成真珠宴畢昇天
而去

天台二女

劉晨剡縣人漢永年中與阮肇入天台山採藥

路迷不得返經十三日饑渴偶望山上有桃
樹子實共取食之饑止體充下山取涧水飲
之見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焉喜曰此近人
家矣遂度山出一大溪人邊有二女子色甚
美見二人持杯便笑曰劉阮二君捉杯來劉
阮異之二女遂欣然如舊相識曰來何晚因
即邀還家南壁東壁各有罗帳絳帳人角縣
鈴上有金銀交錯各有數侍婢便令具饌有
胡麻飯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畢行酒俄有
群女持桃子笑曰賀汝婿來酒酣作樂夜後
各就一帳宿婉態殊絕至十日求還苦留半

年氣候草木常似春百鳥啼鳴更切懷歸
思甚苦二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至此遂相
送指示還路鄉邑零落已七世矣却欲再往
女家尋之不獲晉太康八年失二人歿在

王老

王老村居慕道有老道士造留月餘忽遍身瘡
瘍謂王老曰得酒數斛浸之即愈王老遂置
酒滿甕道士坐甕中三月方出鬚髮皆黑顏
如童子謂王老曰能飲此酒可以仙去時方
打麥王老全家飲之頃臾皆醉忽風動雲蒸
一時拳舍皆昇天而去空中猶聞打麥色

張道陵

張道陵字輔漢豐縣人子房八世孫光武建武

十年生於吳地天月山母初夢大人自北魁
星中降至地長丈餘衣練衣以衡薇香授之
既覺衣脹居室背有異香經月不散感而有
孕及生日黃雲盈室紫氣盈庭室中光氣如
日月復聞昔日之香泱日方散身九天二寸
龍眉廣額朱頂綠睛隆准方頤目有三角伏
犀貫腦玉枕峰起垂手過膝髮鬣龍踏虎
步豐下銳上望之儼然七歲通道德經於天
文地理河洛圖緯之書皆極其妙拳貫良方
正身雖仕而志在頽煉久之隱北邙山有白
虎啣符文置座傍和帝徵為太傅後封真縣

朱頂
練睛

白虎
啣符

青龍
遶丹
鼎

侯三詔不就入蜀蜀中溪嶺深香遂隱其
山若常學道蓄氣養神弟子有王長者習天
文通黃老相與煉龍虎大丹一年有紅光照
室二年有青龍白虎常遶丹鼎三年丹成真
人年六十餘餌之若三十許人行及奔馬亦
王長入北嵩山有緜衣使者告曰中崕石室
藏上三皇內文黃帝九鼎太清丹經得而脩
之者昇天也真人乃齋戒七日入其室足所
履處芝然有色叩掘其地取之果得丹書精
思脩煉能飛行遠聽得分形散影之妙每泛
舟池中誦經堂上隱几對客杖藜行吟一時
並赴人皆莫測其靈異也西城房陵間有白

分思
散影

莫

梓州大
蛇吐毒
霧

虎神好飲人血每歲其祭殺人祭之真人在
其神戒之遂滅又告梓州有大蛇鳴則山石
振動時吐毒霧行人中毒輒死真人以法禁
之不復為害順帝壬午歲正月十五夜真人在
鶴鳴山夢覺忽聞臺佩珊珊天樂隱々香
花覆地紫雲滿空瞪目東瞻見紫雲中素車
一乘駕五白龍車傍旌旗儀衛甚盛車中一
神人容儀若冰玉手執五明寶扇項負八景
圖光身六丈餘神光照人不可正視車前一
人勅真人曰子勿驚怖即太上老君也真人
禮拜老君曰近蜀中有六天鬼神枉暴生民
深可痛惜子其為吾治之使晝夜各令人鬼

中
老君降

有別以福生靈則子功无量而名在丹臺矣
乃授以正一盟威秘錄三清象經九百三十
卷符籙丹竈秘訣七十二卷雌雄劍二把都
功印一枚冠衣方裙朱履一付且曰亦得个
日為期後會闍苑真人乃叩頭領訖日味秘
文按法遵行修之千日內觀五臟外集三萬
六千神又感玉女教以吐納清和之氣撰伏
精邪行錄中三步九跡文乾履斗之道印魁
罡七元隨兵所指隱遁出沒皆得自然時有
八部鬼師各領鬼兵動億萬數周行人間劉
元達領鬼行雜病張元伯行病趙公明行瘟
下痢鍾子季行瘡腫史文業行寒癘范巨第

八鬼師
行病

往青城
山殺鬼

行酸瘡姚公伯行五毒李公仲行狂魅赤眼
嘔毒味禍暴殺万民枉天亡數真人遂奉老
君諾命佩盟威秘籙往青城山置琉璃高座
左供大道元始天尊右置三千六部真經立
十絕冥幡周匝法席鳴鐘扣磬布龍虎神兵
眾鬼昂持兵刃矢石來害真人真人举手一
指化為一大蓮花拒之鬼眾持火千餘炬來
真人举手一指鬼反自燒乃遙謂真人曰師
自住峨嵋山何為來侵窳我居處師曰汝等
殘害眾生所以來伐汝擯之西方不毛之地
奉老君命也元達等聞言乃會鬼師兵馬各
千万眾甲精犀刃上山圍繞真人以丹筆遙

化為天
蓮花

畫一陣鬼衆皆仆八大王叩頭求生真人以
丹筆削書之鬼衆復蘇真人呼鬼王曰汝等
進前聽吾处分自今速當遠避勿復行痴人
間如違即當誅之無留種鬼王曰降伏下民
本自隸我奈何盡奪領分一半真人不許叱
出之鬼王不服次日復會六大魔王率鬼兵
百萬再來環攻王長曰鬼甚衆不可當奈何
真人曰子勿驚吾自能却之復以丹筆一畫
衆鬼復死惟六魔王仆地不能起仍扣頭求
生真人不顧復以丹筆一畫此山遂分為二
六魔王欲度不能始大聲哀求云自今而去
不敢復來乞往西方安樂之國而居止焉真

一筆分
山為二

肩石為
橋度鬼

投身火
中腹背
蓮而出

人乃許倒筆再畫八師六魔群鬼悉起真人
命王長有一大石為橋度之然群鬼雜根伏
真人猶欲服其心謂之曰試與爾各盡法力
以服汝心元達等曰惟命是聽真人投身入
大火中即足履青蓮而出鬼師投身為火所
燒真人入木身度木外木昂隨合鬼師投身
昂墜地真人入水乘黃龍而出鬼師入水為
水所溺真人以身入石透石而出鬼師投身
纜入一寸真人以身入鉄山透鉄而出鬼師
纜入半寸真人元神符一道左手指之鬼斃
右手指之復生鬼師左右指之生与死元達
等化八大虎象攫而來真人化二獅子逐之

天師与
鬼師闘
法

鬼奔走。鬼師又化入大龍。欲未擒師。真人化
金翅鳥。啄其目睛。其童乃遁。鬼師又化大神
双持大槩。欲擊真人。真人化作金剛。身長七
十二万丈。廣五十三万圍。戴大冠。負圓光。具
十二種无量相。擊大神。大神退走。鬼師等身
高十二丈。昂墜真人。騰空高百餘丈。上無所
攀。下無所乘。鬼神作五色雲。昏暗天地。真人
化五色日。尖光輝灼。雲帛流散。鬼師變化枝
窮。真人乃化一大石。可重万餘斤。以藕絲縣
之。鬼師管上。令二鼠爭齧其絲。欲斷殺鬼師。
鬼師曰。色衰告乞。餘生遠去。再不害却。生民
真人遂命五方八部。六天鬼神。會盟於青城。

真人化
大石壓
呪

山使人處陽明。鬼行幽暗。六天鬼王。屏於小
野。八部鬼師。竄于西城。鬼衆猶躊躇不去。真
人乃口勅神符一道。飛上層霄。溟更風雨。天
仙兵馬。風刀畢至。群鬼滅影而走。真人因至
蒼溪縣。雲臺山。謂王長曰。此山乃吾成功。飛
騰之地。遂卜居。以脩九還七返之功。一日復
聆昔日奎珮天樂之音。真人整衣叩伏。乃見
老君千乘万騎。來集雲際。徘徊不下。真再拜
泣曰。臣昔夙承寶蔭。親授秘文。乃奉天威。戰
鬼行化。切成退居於此。今聽駕再臨。不我下
降。意者大道難臣。其為尸敗乎。老君乃命
使者告曰。殄之功業。合得几真。上仙吾昔使

光君責
火師殺
鬼太多

歸入罽但奪鬼幽獄區別人鬼以布清靜之
化而歸殺鬼已多又擅興風雨後使鬼神驅
馳星斗震蕩山川陰景翳晝殺氣穢空此非
大道好生之意上帝責子之過所以吾不得
近子也子且退居世間勤行脩謝日月二十
八宿二十四氣陰陽本命主者謝過之後更
脩三千六百日吾待子於無何有歸上清八
景官中言訖聖駕復去真人遂依告文亦王
長遷鶴鳴山謂弟子趙昇曰彼處必有妖恠
乃往除之遂至其地值十二神女於山前姿
態妖艷因告其由神女答曰土地陰靈也真
人問曰此地有醜泉何在神女曰前有大湫

夫師驅
毒龍

十二神
以獻環

掩神女
于井中

毒龍處之真人以法石之毒龍不出遂書一
符化為金翅鳥向湫上盤旋毒龍驚舍湫而
去其湫即竭遂得醜泉煎之成鹽十二神女
各捧一玉環來獻曰妾等願奉箕帚真人受
其環以手揖之十二環合而為一謂曰吾投
此環于井中能得之者應吾夙命也神女競
解衣而入井爭取玉環真人遂掩之盟曰今
作井神勿得復出彼方之民至今不羅神女
之害而獲醜井之利後以真人之諱旌其列
今陵列是也過宋江其中多異物為害乃書
大山篆符以鎮之其恠遂絕每水涸人猶見
其符摹婦供養以屏妖惡重修二千年乃復

領趙昇王長往鶴鳴山。一日午時忽見一人
朱衣青襟，曳履執板，一人黑幘，絹衣佩劍，捧
一玉函進曰：奉上帝真符召真人遊園苑。須
臾前後從引千乘万騎，紛然而來。中有黑龍
駕一紫輦，玉女二人引真人登車，旋踵至闕。
闕前榜云：擬大玄都正一真人。闕真人既至，
群仙禮謁良久，忽二青童又引群仙皆朱衣
絳帛，前導曰：老君至矣。後者二人可二千許
或曰：此子房子淵也。乃相与騰空而上。至一
殿前，金階玉砌，或謂真人曰：將朝太上元始
天尊也。真人整衣趨進，望見殿上圓光照人，
不可正視。移時殿上勅青童諭真人以正一

授真
世為
天師

盟威之法，使世人宣布為人間天師。拜真人
為太玄都正一平炁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
勅還人間，勸度未悟，仍密諭飛昇之期。真人
受命乃復返渠亭，赤石崔舍出三天正一秘
法付王長。趙昇於離沆山中敷演其法，次還
湯平山，以飛仙輕舉之法付嗣師。仍還鶴鳴
山，桓帝永壽元年正月七日五更之初，長昇
見空中一人駕雲車，大色言曰：張道陵功已
行就，將授以秘籙言訖。老君駕龍輿命真人
乘白鶴，同往咸都，重演正一盟威之旨。說北
斗延生經，南斗經談畢而去。真人欲顯其神
跡，乃於雲臺西小半崖間，拳身躍入石壁中。

舉身入
石從頂
出

自崖頂而出其山因成二洞今崖半曰峻仙
洞崖上曰平仙洞是年九月九日在巴西赤
城渠亭山中上帝遣使者持玉冊授真人正
一真人之號諭以行當飛昇真人乃以盟威
都功等諸只秘錄斬邪二劍玉冊玉印以授
其長子術戒之曰此文總統三五步罡正一
之樞要世人一子紹吾之位非吾家子孫不
傳謂長昇曰吾有餘丹二子可分餌之今日
當隨吾上昇多亭午群仙儀從昇至玉女二
人引真人并夫人雍氏登黑龍紫輿天樂擁
導於雲臺峯白日昇天時真人年一百二十
三歲也

餘丹分
王長類
昇

王遠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仕漢至中散大夫博學兼
明天文罔織河洛之要逆知吉凶桓帝建徵
不出後強郡國逼至京低頭閉口不肯答語
乃題宮門扇四百餘字皆言方未事帝惡之
使人削去外字遠去內字復見墨深入木寄
寓太尉陳耽家四十餘年耽家絕無疾病死
喪一日語耽云吾期運當去不得復停明日
日中當發至時方平死耽知其化去未敢殯
歛但悲啼焚香三日三夜忽然失其所在衣
帶不解如蛇蛻也方平去後百餘日耽亦薨
或謂耽得方平之道亦化去

作字墨
痕深入
木

秦經

秦經蘇列人仙人王方平忽降其家曰汝余當

尸解後復生原

得度世故未教汝但汝氣少肉多未能昂上

天當作尸解須臾如從狗竇中過方告以要

言人訖乃去經後忽身發熱如火三日人消

耗骨盡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視

其被中但有皮頭足具存如蛇蛻也去後十

餘年忽還家尸解時已老今復少壯頭髮復

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乃作酒數

百斛以待其日方平果來舉家聞金鼓蕭管

之色方平着遠游冠五色綬帝劍而黃色少

頰乘五龍車各異色前後麾苜旌旗導從

酒百斛等仙

如大將軍出也既至從官皆不知所在惟見

方平經亦父兄參畢方平乃遣人迎麻姑少

頃麻姑至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

八許頂中作髻餘髮散垂至腰錦衣綉裳光

采耀日皆世所無也坐定各進行厨皆金盤

玉杯麟脯麻姑欲見經母及經婦而經之婦

新作疎新產方數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

前索少許米來擲地皆成丹砂方平笑曰麻

姑猶作少年戲也麻姑手指似鳥爪秦經松

念背痒時得此瓜搔之佳方平即知經心中

百斛酒自定

盡亦不見人飲之也。惟父母私問。王君常在何處。王曰：常在崑崙羅浮括蒼三山。此三山上皆有宮室。王君常平天曹。受一日之中。與天仙往還者數十也。王君出入。嘗乘一黃麟所至。山海之神皆來奉迎。後經仙去。仍暫歸者家。如蘇耽云。

仙去仍歸者家

宮嵩

宮嵩琅琊人。師事仙人于吉。服雲母數百歲。面色如童。後出入紆岫山。仙去。

董奉

董奉字君異。侯官縣人。吳先主時有少年姓余。作本縣長。見奉年三十餘。不知其有道也。罷

去五十年。余復為他職。經侯官。諸故吏人皆往見。故長奉亦同往。顏色如昔。不異。故長宿識之。問曰：君莫得道邪。昔在縣時。年紀如君。軍今已皓白。而君猶少也。奉曰：偶爾。後杜燮為交列刺史。得毒病死。已三日。奉時在南方。以三丸藥。內燮口中。令奉頭搖而消之。食人頃。燮開目。動手足。顏色漸還。半月中。能起坐。遂活。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然如夢。見有數十烏衣人。來收之。將載露車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各一戶。人纔容一人。以燮內一戶中。乃以土從外封之。不復見。外恍惚間。有一人言。太一遣使者來。石杜燮。急開去之。

救杜燮死三日復生

上樓下
樓如飛
鴻

閩人以鍾極其所居戶良久引出之見外有
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竿呼杜燮
上車將還至門而覺燮既活乃為奉起高樓
于中庭奉不飲食唯啖脯棗多喜飲酒一日
三為奉設之奉每來燮必飲食下樓時忽如
飛鳥便來到座不覺其下其上樓亦如此後
從燮求去燮涕泣留之不許燮問曰君欲何
所之當為具大船也奉曰不用船但用一棺
器耳燮昂為具之至明日人甲時奉死燮使
人殯埋之七日有人從岩昌來者見奉寄言
為謝杜假好自愛重燮乃開棺視之但見一
帛丹書一符奉後還廬山下居有一人病癩

垂死自載詣奉扣頭乞哀奉使病者坐一戶
中以五重布搔其目使勿搖動乃勅家人莫
近病人云似有一物來舐之痛不可堪瘞此
物舌當一尺許其氣息大小如牛竟不知何
物良久乃去奉乃往解病人之中以水盥飲
遣去云不久當愈且勿當風十數日間病者
身體通赤生瘡甚痛得水浴即不復痛二十
餘日即皮生瘡愈身如凝脂後嘗大旱百谷
焦枯縣令丁土產謂網紀曰董君有道必能
致雨乃自齋酒脯見奉人曰兩易得雨因仰
視其屋曰但貧家屋漏奈何縣令解其意即
遣人為奉造屋人咸當泥塗使人取水作泥

奉曰不煩運水日暮自當雨也其夜果大雨
高下皆足奉居山間呪水治病不取錢物重
病愈者但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
計得杏七萬餘根森然成林山中群獸遊戲
樹下竟不生草有如耘治也杏每熟時奉於
樹下作一簞倉語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來
報徑自取之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叩自取杏
一器每有納穀少而取杏多者叩有虎隨後
遂之其人怖懼而走其多取杏叩傾覆地上
虎昂逸去又有偷杏者至家忽死其家速送
杏還叩願謝過死者叩活自是買杏更無欺
者奉以其所得糧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歲

虎逐偷
杏人

消三千斛穀尚有餘縣令親故家有女為精
邪所魅醫不能治語奉曰君若能愈之叩當
以此女傳中梯奉乃召勅諸魅有大白鼈長
丈六尺陸行詣病者門奉使者斬之女病輒
愈遂以女妻之久無兒息奉每出行妻不能
獨住乃買一女伴之奉一旦凌上帝余獲碧
虛太一真人白日飛昇梓及養女猶守其宅
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逐之如故後人叩於
其種杏處建祠祀之

介象

介象字元則會稽人通五經百家之言能屬文
脩道法入東嶽受禁制之術能茅上然火

能使一
市人皆
坐不起

煮鷄人熟而毛不焦能令一里內不炊不蒸
鷄犬三日不鳴不吠能令一市人皆坐不起
能隱形變化為草木鳥獸嘗遠遊數千里求
仙不值乃入山精思真遇仙疲極卧石上有
一虎往噬象小睡寤見謂之曰若天使汝鹿
未侍衛我汝且停若山神使汝來試我汝速
去後入山見穀中石子有紫光大如鷄子因
取兩枚穀水深不得度乃還山中見一羨女
年十五六許顏色非常衣服五彩蓋仙人也
象叩首乞長生之方女子曰汝急送手中物
還故處乃來吾於此侍汝象以石子送至穀
中還見女子仍在舊處象復叩首女曰汝血

殿前掘
坎釣鰻
魚

食之氣未盡斷穀三年更來吾止此象歸斷
穀三年乃復往見此女果在前處乃以丹方
一首授象告曰得此便仙勿他為也象尚未
合藥有人密表奏象于果主果主徵象至武
昌甚敬重之稱為介君為象起第宅以御帳
給之賜遣前後累千金後象學隱形之術試
還後宮及出入殿中莫有見者又令象變化
種瓜菜百果皆立生一日果主與象論鱠魚
何者最上象曰鰻魚為上果主曰此魚生海
中可得乎象曰可得但令于殿前掘坎著水
滿之象垂鈎坎中須臾得鰻吳主驚喜問象
曰可食否象曰故為陛下取作鱠何不可食

家妻求去不許。一日果主賜梨一奩，家食之，隨死。果主殯埋之。次日已至建業，以所賜梨付死吏種之。吏後以表闕，果主視其棺中，惟一奉啟符耳。果主思家，即以家所住屋為祠，時躬祭之。常有白鶴來集座上，良久乃去。後弟子又見象在蓋竹山中，持白桃花一枝，顏更少厚。

黃初平

黃初平，晉丹谿人。年十五牧羊，遇道士引至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其兄初起尋之不獲。後遇道士善卜，因問之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初起而隨去，見初平，問羊安在，曰：在山東。往視之，但見白石。初平叱之，石皆起成羊。

不成
萬畢

數萬頭。初起願棄妻子，學之後亦成仙。初平

號赤松子。初起號魯班。

鮑靚

鮑靚，字太玄，陳留人。師在无敖，受中部法及三皇三嶽劾召之要，行之神驗，能役鬼神，封山，制魔。晉元帝大興元年，靚往江東，於蔣山小道見一人，年可十六七，許好顏色，俱行數里，其人徐人動足，靚奔馬不及，以漸而遠。因問曰：相君行步，必有道者。其人曰：吾仙人，陰長生也。君有心於道，故得見我。靚昂下馬叩拜，談論間，陰君曰：此地十年後當大流血，後蘇峻之亂，果足。十年又云：君慕道久矣，吾當

遇陰長
生

隱長生
隱秋法

度爾仙法凡得仙者尸解為物上尸解用刀
下尸解用竹木皆以神丹染筆書太上太玄
陰生符於刀其刀須更如所度者面目死
於牀上多其真人遁去勿復還家人人謂刀
是其人也陰君乃傳觀此道又不觀論晉室
脩短之期皆駭羅浮國志云雅川居羅浮時
觀為南海太守以道術見稱嘗行部入海遇
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亦善雅川善常往來
山中或語論遠且乃夫人見其來門無車馬
獨双燕往來或恠而問之則双履也墉城集
仙錄云觀以女妻葛洪觀後遂丹陽卒葬於
石子岡後遇蘇峻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已

冢中刀
作雷鳴

賊欲取刀冢在右有兵馬之色顧之驚駭
棺中刀言然有聲若雷震之音衆賊奔走賊
平之後收刀別葬之晉書云鮑觀字太玄東
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
歲墮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
觀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後見仙人陰君
授道訣百餘歲卒

劉詵

劉詵潁川人漢景帝時仕為公車司馬事用馬季
主得服日月精華之道晚居許里託杖履而去

李阿

李阿者三國時蜀人相傳容顏常不老每乞食

成都市所得隨多少盡皆施予貧者夜去朝
還市人莫知其踪跡有市強者疑何是異人
常親事之戎隨何還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強
每隨之恐山中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何見
而怒強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強刀以擊
石刀折強憂之至且何問強曰汝憂刀折耶
曰實恐父怒何即取刀擊地刀復如故以還
強一日隨何還成都道中逢人弄車何以
足置車下輾其足骨皆折何輒死強守視之
須臾何復起其折足平好如故強時十八見
何如五十許人至強年八十餘而何容色猶
如故一日語人曰吾被崑崙石雷去遂不復還

刀折能
使復合

張魯

張魯字公期嗣師長子也仕漢為漢中太守後
隱身學道以符法治病致米一斗病立愈久
之積米鉅萬曹操遣將攻漢中師以平版畫
地成河怒濤洶湧兵不得渡其將復統水兵
至岸師又以平版畫其河中輒出一峰高千
餘丈兵不能進後脩煉白日昇天

治病積
水救萬

介琰

介琰不知何許人住建安方山師白羊公杜必
凌玄一無為之道能變化隱形常往東海暫
過秣陵吳主孫權禮之為琰起靜室一日之
中數遣人問起居琰或為童子或為老翁或

或為童
子或為
仙翁

所食啖不復餉遺。吳主欲學其術，瑛以吳主多內御，乃不傳法。吳主怒，殺瑛。瑛著甲士引弩射之，弩發而繩索獨存，不知瑛所之耳。

費長房

費長房汝南人。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縣一壺於埤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乃亦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肅，肯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終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己見責。今夏畢當去。子寧

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亦歸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黑如有一升許。家人為憂，翁乃斬一青竹，度亦長房身，舂使縣之舍後。家人見之，昂長房歎也。以為緼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荆棘於群虎之中。翁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方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按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人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亦一竹杖

杖投葛
波為竟

百間
覓在
千累
數處

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
陂中也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
壽乘杖須臾未屏自謂去家適徑旬日而已
十餘年矣昂以杖投陂顧視則奄也家人謂
其久死不信之長壽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
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眾病報答
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他坐獨自表怒人問
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又嘗坐客而
使至宛市鮓須臾遂乃斂或一日之間人見
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意後失其符為元鬼所殺

薊子訓

薊子訓有神異之道既到京師公知以下候之

徐行走
馬不及

者坐上恒數百人皆為設酒脯終日不置後
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
起數十處後人於長安東霸城見之亦一老
公共摩娑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
百歲矣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並行應之
視若蓬徐而走馬不及

左慈

銅盆釣
鮮魚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曹操坐中
操笑顧眾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
松江鮓魚耳慈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
於盤中須臾引一鮓魚出操又謂曰既已得
魚恨魚蜀中生薑耳語須臾即得薑遂操出

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意乃為葡萄酒一升。脯一介。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探怪之。使走入壁尋其故。行視諸鑪。悉亡其酒。脯矣。探懷不喜。因坐上收斂殺之意。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歎亦意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意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群。探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老羝作入言。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朱孺子

朱孺子。三國時永嘉安固人。幼師道士王玄真。

居大若岩。岩深慕仙道。常採黃精。服歷十餘年。嘗於溪畔見二花大。逐之。入枸杞叢下。与玄真共採其叢。乃得二枸杞。根形狀如花大。杞枸杞叢中花人。望若石。乃煮之。三晝夜。孺子試取汁飲之。即覺身輕。能飛昇於前峯之上。与玄真謝別。乘雲而去。至今覩其峰。為童子峰。玄真後食其餘。亦得不死。乃隱于巖之西。陶山有採樵者。時或見之。

嚴青

嚴青。會稽人。居貧。常於山中作炭。忽遇神人。授書一卷。曰：汝骨可長生。并教服石髓法。青受

之昂見左右常有數十人侍之嘗夜行郝巡
呵問何人青亦呵問郝巡怒叱從兵收之青
亦叱從神錄之青往去而郝巡等人馬不能
動明且鄉人曰必嚴公也報其家住謝青乃
放去青後漸穀三年仙去

春城

春城天竺人神奇人莫能測周流華戎晉惠時
至襄陽欲寄載過江舡人見其衣服粗陋輕
而不載舡達小岸而城已度前行見兩虎以
手摩其頭虎掉耳而去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每家居郡小山土窟中善

一絃琴

長喙好讀易按一絃琴性無恙怒稽康從之
遊三年問其所因終不答康將別謂曰先生
竟無言乎登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
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乎人生而有才而不用
其才果在于用才乎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
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康又請
學琴登不教之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克于今
之世矣後登白日昇天

梁詭

梁詭字考成扶風人初事鄭法師于樓觀晉惠
帝永興二年老君命真人尹軌降于樓觀授
以煉氣隱形之法及水石還丹術詭乃隱于

終南山食炁吞符廣索丹砂為餌丹成能飛行變化目能視地中物耳能聽數里外一日謂門人曰有友召吾于南峯今往矣乃冠服而出則雲氣迷繞不見其形惟聞鼓吹之音耳能听 教皇声隱々從空而去

稽康

稽康字叔夜時王伯通造一館但有人宿至天明必死伯通見此凶遂常閉之至是康留宿館中一更後乃取琴彈二更時見有八鬼從館出康懼之徵誦乾元亨利貞三遍乃聞鬼曰王伯通造此館凡有人宿此者輒死吾乃汝輩殺之耶鬼曰我非殺人者乃是彘時堂

築墻屋 鬼致禍

鬼授叔 夜廣陵 曲

樂官兄弟八人号曰伶倫彘倭臣之言枉殺我兄弟葬埋于此王伯通不知乃向吾冢上築墻吾等苦其嚴因見人宿者出擬告之彼見吾等自懼而死殊非吾等殺之也今願先生与伯通言取吾等骸骨遷葬他处期半

伯通當為本郡太守今授先生以廣陵一曲便相酬耶康聞大悦遂以琴与鬼人彈一曲過康即能彈之至夜深伯通往館中視康問琴志殊佳因問康人具言其意明日伯通使人掘地果見八人骸骨遂別造棺就高潔处葬之後晉文帝時伯通果為太守康為中散大夫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遊登沉

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少才
雋。其能克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得石髓
如飴。乃自服半。餘半亦康。俄凝而為石。又入
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之。輒不復
見。烈乃嘆曰。叔夜屢遇而不遇。命也。初康居
貧。嘗亦向秀。共鍛于大樹之下。以自贍。給穎
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才辨。及往造焉。康不
為之禮。而鍛不輒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
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
去。會以此憾之。因言於文帝曰。嵇康卧竟也。
公立憂天下。但當以康為慮耳。因譖康欲耶
母丘儉。帝遂害之。斬于東市。託慕閑海云。南

稽康後
有

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
閱靜室。有琴。志怪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
爾。寧曰。嵇斬于東市。何得復在此。靚曰。叔夜
雖示終。而冥尸解也。

王烈

石髓
疑為石

王烈字長休。邯鄲人。烈入海東抱犢山中。嘗與
嵇叔夜同遊。烈得石髓如飴。昂自服半。餘半
亦叔夜。叔夜既至。皆疑為石。又入一石室。人
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記
十數字。形体。示叔夜。叔夜悉知其字。烈在
乃與叔夜同往。識之。及至其處。乃失石所在。
烈因語弟子曰。叔夜未應得仙也。

王質

王質晉時灑人入山伐木至石室山見石室
中有數童子圍棋質置斧柯觀之童子以物
如棗核示質令含咽其汁便不覺飢渴童子
云汝來已久可還質取斧柯爛已盡質便歸
家已數百年親旧零落無復存者復入山得
道百餘年有人往人見之後亦仙去

現棋斧
柯爛

蘭公

蘭公曲阜人精脩孝行斗中真人下降其家自
稱孝悌王諱弘康語蘭公曰後晉代當有真
仙許遜傳吾孝道是為衆仙之長因付以金
丹寶經銅符鐵券令轉授丹陽黃堂請女真

謹毋且戒之曰將來有學仙者名許遜汝當
以此授之語訖亦蘭公遊於郊野道傍有三
古冢指示蘭曰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其弟
一冢乃汝昔尸解所遺故衣弟三冢乃太陰
煉形其形已就今當起矣弟三冢蓋所藏脫
骨耳宜移冢傍之路勿令人物踐履也孝悌
王言訖升天而去蘭公乃以金丹等物付其
母并移冢傍旧路人謂其妖妄乃弘之縣令
三冢神物公以前更對令乃發而視之其弟一冢
果有黃衣一領弟二冢見一人童顏弱質如
夢初覺之狀弟三冢有連環骨一具衆咸驚
與冢爭之
人合為一嘆縣令以衣還公人服之即回家中之人合

為一體鍊身入雲而去

諶姆

諶姆居丹陽郡黃堂階脩至道後以銅符鉄券金丹室章付許君及姆昇天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許君認茅落處立祠故豫章有黃堂觀

丁義

丁義瑞列人以神方授吳真君女秀英亦成仙今瑞及崇元觀有秀英煉丹之所其丹井今猶存焉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常衣破藍衫六銜黑木腰

帶闊三寸餘一脚着靴一脚跣足夏則衫內

夏衫如紫冬巾雪中

加絮冬則卧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常醉踏歌老少

皆隨看之似狂非狂歌詞多率爾而作皆神仙意人莫之測得錢則用繩穿掩之而行或散失亦不顧或賙貧者或酒家用遊天下人有自見童時見之者及斑白見之類狀如故後於滬東酒樓上醉中有雲鶴笙兼色忽然乘雲而上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其靴衫等旋亦失已

廣列仙傳卷之三終

廣列仙傳卷之四

葛玄

明少谷張文介輯

葛玄字孝先，句容人。人号為葛仙公。後在慈陵丹液仙經嘗与容對食，言及變化之事。容曰：食畢，先生作一事為戲者。玄曰：君得無促人吊飯成歎有所見乎？乃嗽口中飯，成大蜂，數百皆集。容身亦不螫人。久之，玄乃張口，蜂皆飛入。玄嚼食之，是曰飯也。素嘗指石人使行，指輟夏致水頓及猪行，與燕雀之屬，使舞絃節，皆如人也。雪玄宴客，冬設生瓜棗，夏致冰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罌於井上，呼錢出，於是錢一一飛，從井出，皆向所投也。又為客設

酒。豈人傳杯。人自至前。如酒不盡。杯不去也。
帝問曰。百姓思雨。可得乎。去曰。雨易得耳。乃
書符著社中。俄頃。人雨。常行遇一神庙。允遇
宴客
杯自至
席前者。離百步下車。否則有警。廟停有大樹數十
根。上有數禽。人畏莫犯。仙公乘車直趨。俄然
大風驟起。塵埃蔽天。後者驚怖。仙公怒曰。小
邪敢爾。舉手指風。人即止。以一符令人投廟
中。禽鳥皆墜死。廟屋自焚。仙公遇武康。見一
人家病作。令巫祀妖邪。其邪附巫者。令仙公
鞭鬼。飲仙公不飲。而精邪出。語不遜。仙公厉叱。
血曰。奸鬼敢爾。救五伯。抽精人頭。附柱。鞭守。但
聞鞭。血出血流地。精人怖謝。仙公嘗過華陰。

見一士人。溺于蛇精之家。仙公化作一田夫。
驅黃犢而耕。因託士人曰。汝陷身于非地。此
婦人乃蛇精也。前後啖生人。不計其數。引士
人看古井中。皆是白骨。盈積。遂教士人密窺
之。望東而走。吾當救獲。士人如其言。窺之。果
蛇精也。張牙努目。在網帳中。附一小蛇兒。在
身傍。仙公誅而斬之。即有無數小蛇來救援。
仙公盡數誅戮。畢以一符與士人服。即泻下
蚯蚓蝦蟆之類。遂得全生。仙公又嘗在荆門。

軍紫蓋山。脩煉。值天寒大凍。仙公跣足。衣衫
襤褸。時有屈家二女。窺見。憐其忍凍。寅夜促
成雙履。次日款獻之。往煉丹之所。仙公已去。

斬蛇救士人

但存炉灰尚温。二女搔灰而得丹一粒。拂拭分而服之。自後神氣冲人。不飢不渴。惟慕清静。後隱去。時人謂得仙矣。仙公嘗從吳主船行至三江口。阻風。船多漂没。仙公船亦不知所在。吳主嘆曰。葛仙公有道。何不能免此遣。水上步乘人求之。踰宿。忽見仙公水上步来。既至。尚有酒態。乃謝曰。昨伍子胥強邀留飯。淹屈階下。於此一日。遊金稽。有賈人自海中遶過一神。華山神廟。之吏邀賈人曰。煩寄一箋。付葛仙公。言託昂以書擲舟中。及遶白仙公。仙公開函。乃東華山童君書。題曰。太極左宮仙書。世人愈知仙公名在天闕久矣。仙公嘗于西峰石壁上。

華山神
寄書

鳥食冊
得長生

石白之中。搗藥因遺墜一粟。許有飛禽遇而食之。遂得不死。至今夜静。月白。風清之時。其會猶作丁當杵臼之聲。名之曰搗藥鳥。有仙人琴高。閔仙公得道。自東海跨双鯉而来。訪仙公。亦之耐飲。既醉。高卧白雲間。酒醒。双鯉化為石矣。仙公乃以双鶴贈之。跨之而遶。石至今存。嘗有客從仙公。泛舟見箱中有十数符。客曰。此符之驗。可得見否。仙公昂取一符。投水中。逐水而下。仙公曰。何如。客曰。常人投之亦然。仙公復取一符。投之。逐水而上。仙公曰。何如。客曰。異矣。仙公復取一符。投之。符昂不上不下。須臾。上符下符會于中流。三符聚。

雙鯉化
石

投符逆
水而上

為一處良久收之。又于水濱見鬻大魚者，謂魚主曰：「欲假此魚到河伯。」魚主曰：「此已死矣。」
死魚納丹口中復生曰：「亦可以丹書帛，納魚口中，投于水，躍然而去。嘗有客來謁，既坐，有繼至者，復見仙公，迎與俱入，而座上仙公自與客談笑不動，時苦寒，謂客曰：「君貧不能殺，煖火，以致煖，試作火，以待諸君。」於是口中吐氣，火赫然而出，須臾屋中大蔭，又盛暑中醉卧，使人付粉腹上，謂客曰：「苦熱不能作他戲，乃以腹徠人，上摩屋梁，而粉著梁上，後仙去。」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

賣新買紙寫書

薪以貨紙，晝夜輒寫書，稱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慾，安所處，翫為人未納，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時或尋書問義，不遠千里，期於必得。尤好神仙導法，從祖玄，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夏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遂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之。洪傳玄業，兼綜醫術，著撰精悉，而才章富贍。晉咸寧初，司徒王導召補主簿，後遷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俱不就。因年老，欲煉丹，以期遐壽，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兩帝。」

後之洪遂携子姪俱行至廣列刺史鄧嶽留
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在山七年優游
閑養著述不輟云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
神仙之妄不但笑之而且謗毀真主乃著內
着抱朴子
以北迷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名之曰抱朴子以示
迷者一日忽與鄧嶽疏云當遠遊尋師尅期
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月中兀然
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年八十一視其顏
色如生體亦柔軟拳屍入棺如空衣世以為
尸解得仙云

黃野人

黃野人葛洪弟子洪棲山煉丹野人隨之洪既

紂毛裸体

雲去天一色

仙去留丹于羅浮山粒石之間野人自外至
得一粒服之為地行仙今肉身尚在世间有
綠者或遇之後有八遊羅浮留石岩間中夜
見一人每夜而紂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
問道其人了不顧但長笑數邑人振林木乃
歌詩曰雲來万嶺動雲去天一色長笑兩三
邑空山秋月白其昂野人明矣又宋度宗咸
淳中客有載烏方帽往來羅浮山中見人則
大笑反走三年不言姓名他日醉歸忽取煤
書壁上云雲意不知蒼海春光欲上翠微人
間一墮千劫猶羨梅花未歸書畢渡海而去
其亦野人之傳侶乎

龜謙

龜謙魏郡人精于易卦嘗在建康筮一卦一百

錢日限錢五百以三百供母二百飲酒并施

赤蛇蟠御床

貧寒五百足次卦雖千錢不為也晉海西公

且出見赤蛇蟠於御床俄爾失蛇詔謙筮卦

謙曰晉室有磬石之固陛下有出言之象海

西曰可消伏否謙曰後年應有大將小征失

利應損三萬人此灾可消後桓温小征敗績

遂石頭城乃療海西立簡文桓温妾產桓玄

時至艱謙筮曰公第六間馬埒壞竟便產當

是男兒声氣雄烈震動四海温贈錢三十万

夫人亦贈三十万謙辭不受客錢處請遂公温

不聽後日筮三卦養母温錢日求醉客不問

識亦不識一日母亡謙辭酒家許氏云因緣

盡矣安葬而去不知所之數日許氏家人於

尸空衣無落星路邊見謙卧地始謂其醉捉手牽引惟

空衣无尸

王嘉

王嘉字季隴西安陽人貌醜滑稽好語笑不食

五穀不衣美屣不与世人交隱于東陽谷鬻

定言未未更多隱語知識記當時人莫能曉

強金堅火

夏過皆有驗符望南征遣人問嘉曰金堅

火強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人東行數百步

而策馬馳反服脫衣冠履而歸下馬踞床而

不言堅不解更遣人問國祚如何嘉曰未央
堅欣然以為吉徵明年歲在癸未堅大敢于
壽春遂亡秦國是殃在未年也秦居西為金
晉居南為火火能燠金也嘉尋移嵩高山兆
長亦符登相持長問嘉曰吾將殺登天下可
定否嘉曰畧得之長大怒曰得當云得何畧
之有遂斬之及二弟子先是長遣使隴右逢
嘉將兩弟子千餘里正是誅嘉日也嘉仍作
書與長星令發嘉及二才棺並各有一
竹杖而已長尋亡

楊羲

楊羲向容人學道于茅山又師魏夫人太元十

三年乘雲上昇為東華上佐

許遜

許遜字敬之號真君南昌人吳赤鳥二年母夢
金鳳啣珠墜於掌上玩而吞之及覺腹痛因
是有娠而生真君素生而穎悟姿容俊偉少
小疎通亦物立忤嘗從獵射一麋鹿中之子
隨鹿母猶顧舐之未竟而斃因感悟昂折棄
弓矢尅竟為學博通經史明天文地理音律
五行讖緯之書尤嗜神仙脩煉之術聞西安
吳猛得至人丁義神方乃往師之悉傳其秘
遂與郭璞求善地為栖真之所得西山之陽
逍遙山金氏宅而居之日以脩煉為事嘗有

以際金
灯發還
主人

售鐵燈檠者因夜燃燈見有漆剝處視之金也。明日訪其主還之。晉武帝太康元年辟為旌陽縣令。時年四十二也。教民以忠孝慈仁。勤儉忍慎。詎發掘如神。吏民悅服。歲饑民無以輸租。郡邑繩以法。真君乃以靈丹點瓦礫如金。令人潛瘞於縣圍。一日藉民之末輸納者。使服力於後圃。民鋤地得金。用以輸餉。遂悉安堵。又屬歲大疫。死者十七八。真君以所得神方。極治之。符咒所及。登時而愈。他郡病民相繼而至者。日且千計。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水於其中。便就竹下飲之。皆瘥。久之。知晉室將亂。乃弃官東歸。蜀民感

點瓦礫
如金助貧
民輸稅

其德化所在。立生祠。家供其像。啓行之日。送者蔽野。有送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宅。願服役而不返者。其遺愛及民如此。真君常至新吳。憩于栢林。有女童五人。各持寶劍來獻。真君異而受之。既而偕至真君之家。惟日擊劍自娛。真君知其劍仙也。卒獲神劍之用。既而亦吳君遊於丹陽黃堂。請閱有女師。諶姆多道術。遂同往。叩以道妙。姆曰。君等皆夙稟。吳骨仙名在天。昔孝悌王自上清。下降曲阜。蘭公家。謂蘭公曰。後晉代當有神仙許遜。傳吾此道。當為衆真之長。乃留下金丹。寶經。銅符。鐵券。授吾掌之。以俟子積有年矣。子今來

吾當梭子乃擇日登壇出金丹寶經銅符鐵券并正一斬邪之法三五飛步之術諸階秘法悉以傳之真君復顧吳君曰君昔以神方史玄都御為許之師今孝弟王之道獨許君得傳君當返師之也况玉皇玄譜君位玄都御史許君位高明大使惚願仙籍只秩相遼又許君司玄枵之野於辰為子統攝十二分野君領星紀之邦於辰為丑汝自今宜以許君為長也二君謝訖辭行真君方心期每歲必來謁姆姆昂覺之曰子勿來吾昂還帝鄉矣因取香擲茅為祠第一根南望擲之曰子歸擲茅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二君還首訪飛茅之迹於所

吾之南四十餘里得之時茅已叢生矣遂建祠宇每歲仲秋之三日必朝謁焉初真君往訪飛茅偶息憇真靖見鄉民盛烹宰以祀神且相詫曰奈不腆則神恣降禍真君曰怪祟敢爾耶乃夜宿於逆旅石風雷伐之拔其林木明日告其里人曰妖社已驅毋用祭也又見人苦遠汲乃以杖刺社前涸澤出泉以澆之雖早不竭渡小蜀江感江于主人朱氏迎接甚敬乃戲畫一松於其壁其家即日得利加倍後江漲潰堤市舍俱漂惟松壁不壞真君嘗煉丹艾城黃龍山山湫有蛟魅輒作洪水欲漂丹室真君遣神兵擒之釘於石壁過

盡私謝
主人

也
也

斬老蛟

西安縣人社伯出謁真君問其地有妖物為
民害者其神匿之真君行過一小廟人神迎
告曰此有蛟害民知仙君來乃往鄂渚逃矣
真君追之至鄂渚路傍逢三老人指曰蛟見
伏前橋下真君至橋側伏劍叱之蛟驚奔入
大江匿於深淵乃勅吏兵驅之蛟從上流奔
出遂誅之又聞新吳有蛟真君乃以巨石書
符及作鎮蛟文以禁之時海昏之上僚有巨
蛇據山為穴吐氣成雲且西十里人畜在其
氣中者昂被吞吸無得免者江湖舟船多遭
覆溺大為民害真君聞之乃集弟子往誅之
初入其界遠近居民三百餘人知真君道法

巨蛇吐氣
成雲長四
十里

斬巨蛇

魏來告懇哀求懇切真君曰吾之此來正為
是惡當為汝曹除之遂前至蛇所伏劍而炁
蛇懼入穴乃飛符召海昏社伯驅之不能出
復召南昌社公助之蛇始出穴舉首高十餘
丈目若火炬吐毒衝天鄉民咸鼓噪相叩是
時真君叱余風雷指呼神兵以攝伏之使不
得動吳君乃飛步踏其首以劍劈其額蛇始
低伏弟子施岑甘戰等引兵揮之蛇腹裂有
小蛇自腹中出長數丈其尾欲斬之真君曰
彼未為害不可妄誅小蛇懼而奔行六七里
聞鼓噪聲猶返聽而顧其母群弟子請追而
剋之真君曰此蛇一千二百五十餘年後若

一千二百
四十年江
西當出地
仙八百人

為民害吾當復出誅之以吾壇前植柏為驗
其枝拂坦掃地乃其時也又預緘云吾仙去
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內
當出地仙八百人其師出於豫章大楊吾教
江心忽生沙洲掩過沙井口者是其時也此
時小蛇若為害被八百人自當誅之蛇子遂
得入江真君曰大蛇垂滅蛟精未誅彼物通
靈必知吾有除害意恐其俟隙潰郡城吾歸
郡守戟岑二子從我焉時懷帝永嘉六年也
真君道術高妙邑閭遠近求為弟子數百人
却之不可得乃化炭為美婦人夜散郡弟子
處以試之明且閱之其不為所染汚者惟十

化炭為
美人

後十餘
昇天

蛟精
美少年

人爾餘皆自愧而去真君乃亦甘施二君歸
郡周覽城邑適有一少年美夙度衣冠甚偉
通稱自稱姓慎禮貌勤恪應對敏給處告去
真君謂弟子曰適來者非人乃先蛟之精故
未見試也體貌虽是而腥風襲人吾故愚之
廉卒得其醜類爾迹其所之乃在江僻化黃
牛卧郡城沙磧之上真君乃剪絨化黑牛性
閑之令施岑潛馳劍往俟其閑而揮之施
君一揮中其左股牛奔入城南井中真君遣
符吏尋其蹤乃知直亘長沙於賈誼井中化
為人昂入賈玉使君之家先是蛟精嘗慕玉
之女羨化為一美少年得之玉大愛其才乃

蛟精化
為黃

聚以女居數載生二子嘗以春夏之交子然
而出周遊江湖若為商者至秋則乘巨艦重
載而歸皆寶貝珠玉蓋乘春夏大水覆舟所
獲也是秋空還給玉云財貨為盜所劫且傷
左股平求醫療之真君乃為醫士謁玉玉喜
召其婿出見醫蛟精覺召懼不敢出玉自起
誅蛟精召真君隨至其堂厉色叱曰江湖蛟精害物
非一吾尋蹤至此豈容復藏速出速出蛟精
計窮乃見水形蜿蜒堂下為吏兵所誅真君
以法水噴其二子亦皆為小蛟併誅之法水噴蛟
精二子皆
為小蛟真君給以神符故得
不變真君謂玉曰蛟精所君其下昂水今君

舍下深不踰尺皆洪波也可速徙君玉乃遷
居高原其地不日陷為淵潭深不可測君復
還豫章而蛟之餘黨甚盛慮真君誅之心不
自安乃化為人散遊城市訪真君弟子說言
曰僕家長安積世宗善遠聞賢師許君有神
劍願聞其功弟子語之曰吾師神劍指天人
裂指地人折指星辰則失度指江河則逆流
萬邪不敢當神聖之寶也蛟黨曰亦有不能
傷者乎弟子戲之曰惟不能傷冬瓜葫蘆爾
蛟黨以為誠然繼而化為葫蘆冬瓜連枝
蒂蔓浮泛南江潛流出境真君晨起覓杖氣
甚盛乃顧江中知為蛟黨所化以劍授施岑

蛟黨化
為冬瓜
葫蘆

鑄鐵柱
以鎮後
蛟

使後水斬之。悉言。唯類江流為之。變色。真君曰。此地蛟螭所穴。不有以鎮之。後且復出。為患人。不能制也。乃役鬼神於牙城南。并鑄鐵為柱。出井外數尺。下施八索。鈎鎖地脈。呪之曰。鐵柱若歪。其蛟再興。吾當復出。鐵柱若正。其妖永除。由是水妖屏迹。城邑無虞。復慮後世奸雄妄作。又為織記云。鐵柱鎮洪。列永不。出奸讐。縱有興謀者。終湏不到頭。其後更立。府靖七十餘所。皆所以鎮郡邑。辟凶災也。明帝太寧二年。大將軍王敦。舉兵內向。次于湖。真君亦與君同往。唱敦莫說止之時。郭璞在幕府。乃因璞亦俱見。敦喜延之。飲而問曰。予

木破天
為未字

夢一本破天。君等以為何如。真君曰。非佳兆也。吳君曰。木上破天。未字也。公且未可妄動。敦色變。令璞筮之。璞曰。無成。敦不悅。曰。予壽幾何。璞曰。公若奉妄。禍將不久。若還到昌。則壽未可量也。敦怒曰。君壽幾何。璞曰。予壽盡今日。日中孰天。忽令武士擒璞。斬之。真君乃舉杯擲地。化為白鵲。繞梁棟。數一舉目。已失二君所在。後敦竟敗。二君還至金陵。欲賃舟。至豫章。而船主告以乏探舟者。真君曰。爾但瞑目安坐。切勿覘視。吾自為汝駕之。乃石二童挾舟而行。舟漸凌空。俄過廬山頂。至紫霄峰金闕洞。二君欲遊洞中。故其舟稍林林

二龍挾
舟而行

白鵲

舟廬梢戛人有色舟人不能忍竊視之龍即捨舟
於層油之上折桅於深澗之下真君禱舟人
曰汝不聽吾言將何所歸乎舟人拜求問度
真君教以服餅靈草遂得辟穀不死隱於此
山二君乃各乘一鼈遂歸曰隱數十年間不
復以時妄聞意惟精脩至道平時居處不異
常人但所居之處鳴鶴翔鸞景雲施繞自東
晉亂離江左頻擾真君所居環百餘里盜賊
不入閭里晏然年穀屢登人無災害其福被
生灵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孝武寧康二年真
君一百三十六歲八月朔且有二仙自天而
下云奉玉皇命授真人以九列都仙太史高

授為都
太史

明大使之戰紫袍宝帚玉膏金丹各一合并
告以冲举之日遂乘雲車而去真君乃与弟
里春老谕以行期日設宴飲叙别又与同昇
十一弟子作勸誡詩十首以遺世及以大功
如意丹方授群弟子之不亦上昇者此方即
丁義神方中一也是月望日遙聞天樂之音
祥雲冉冉羽蓋龍車從官兵衛仙童玉女前
後導從前二使又至真君降階拜迎二仙宣
詔封真君三代賜所居宅曰仙曹左府乃揖
真君昇鼈車真君命弟子陳勲時荷持冊前
導周廣曾亨暨御黃仁寬与其父族侍從肝
烈亦其母部從仙眷四十二口同時白日拔

宅昇天。鷄犬亦隨。有僕許大者。亦其妻。市米於西嶺。聞其君也。昇而奔馳。而歸。倉忙車覆。遺米于地。米皆復生。皆至。皆至。哀泣求。後行。真君以其分未應。仙乃授以地仙之術。仙仗既舉。有頃。墜下。縑白車轂各一。又墜一鷄。于宅之東南十里餘。鼠數枚墜地。百里之內。異香芬馥。經月不散。

許邁

許邁字叔玄。句容人。真君之後弟也。未弱冠時。嘗造郭璞。卜為之筮。遇泰之上六爻。發謂曰。乃君元吉。自天且學。外避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蹟潛遁。人莫知之。遂乃往候之。探其至。

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乃築舍餘杭。懸雷山。往來茅嶺。以尋仙跡。期望時節。遂家觀者。父母既終。遣婦還家。徧遊名山。採藥服氣。乃改改名玄名玄。字遠遊。移入臨安西山。寄書亦婦告別。又著詩一十二首。自後莫知所終。後人謂之羽化云。

許穆

許穆許真君之後弟也。入華陽洞。得道。遇王母雲村夫人之女。雲林夫人。降教之。得為佐。婦仙侯。幼子羽。小字玉斧。為侍宸仙翁。後雲林夫人亦穆。書云。玉醴金漿。交梨火棗。當於山中。許道士不亦人間許長史。

欽抗

欽抗字武陽蘭陵人仕晉為尚書左丞密脩仙業師事真君納女為真君子婦後致政挈家居豫章再謂真君門下盡傳其道宋高祖永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舉家二十六口白日昇天

黃仁覽

黃仁覽字紫庭南城人父萬石為御史紫庭師許君真君之婿盡得許君之道許君以女妻之嘗為青及後夏單騎之官留妻侍父母然每夜歸家暗亦妻同宿人莫得知一夕家人聞許氏房中有笑語色以報父母姑訊之許氏曰黃耳耳姑

曰吾子從仕數千里安得至此許氏曰彼已得仙道頃刻千里能來或在漏語故不敢令姑知姑曰若然當使我見之是夕紫庭歸許氏以告比明紫庭不得已出謁父母曰仁覽雖從宦遠然夜每還家但仙道秘密不可泄恐招譴累故不敢多見人耳言訖取竹杖化為青童復乘之而去万石亦因是師許君惟二弟惟好田獵屢導之不從紫庭復折草化為鹿以止其妄心後紫庭亦父母舉家三十二口白日昇天二弟尚在獵所

吳猛

吳猛濮陽人仕吳為西安令得至人丁義神方

飛符救
江中二
道士

救縣令
重生

遂以道術大行於時傳法於許縣常見暴風
大作書符擲屋上有青鳥脚去風即止或問
其故曰南湖有舟遇此風二道士求救驗之
果然西安令于慶死已三日猛曰數未盡當
訖之於天遂即尸傍數日亦令俱起常渡江
值風濤大作猛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駭
異許真君上昇猛示於是歲素白麻車亦并
子四人昇天宋初政和中封神烈真人

吳彩鸞

日寫唐
韻一部
吳彩鸞猛女唐太和末有書生文某寓鍾陵紫
極宮一日於西山遇之竟許成婚而歸鍾陵
兼貧不自給彩鸞原孫恂唐韻運筆如飛日

得一部響之獲金五緡冬則復原如是僅十
載稍為人知遂潛往新興越玉山二人各跨
一虎陟峯去而去

孟欽

孟欽洛陽人有左慈剗根之術百姓慕而趨之
符望召詣長安惡其惑眾命符融珠之融乃
設宴酒耐目左左收欽不化為旋風飛去頃
之有告在城東融遣騎追之乘及息又遠或
有兵拒之或前有溪澗騎不得已遂不知所
在望未復見於青乃符謂尋之入於海島後
仙去

化為旋
風遁去

張昭成

張昭氏字道融。學道不解。每端坐室中。出神數出神數百里外。能馴虎豹。晉咸康中。仙去。年一百。丁既葬一九歲。卒而尸溫。人如生。既葬一日。居人見鶴鶴穿穿墓而出。有彩雲盛之。後開墓視之。惟冠履墓而在焉。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閩喜人。性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餽于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筭曆。有郭公者。客居何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立方。巫京考書。輟不能已也。璞門人趙載嘗

郭公傳
青囊
經九卷

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惠懷之際。何東先擾。璞筮之。知其將亂。乃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舍。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

重活死馬

東行三十里。有丘林廟社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得此馬活矣。果如其言。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房江。勸太守胡孟康。急回南渡。康不從。璞愛其婢。無由得。乃取小豆三

巧術得
羨婦

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
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
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
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因令人賤買
此婢復投符于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
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婦去後數旬而
虜江陷既渡江王道深重之科參已軍夏嘗
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余駕西出數十里
得一栢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
後其言數日果雷震栢樹粉碎母喪卜葬地
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為嫌璞曰當
昂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里皆為桑田又

赤衣
投井

預知葬
地沙漲

嘗為人奕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
奕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奕毫
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荅
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以才學見重
一時然性輕易不脩威儀嗜酒好色時或已
度著作亭于室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
璞曰吾所愛有本辰用之常恐不得及死乃
憂酒色之為患乎璞素亦桓桓反善彘每造
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婦來他處自可
往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容主有殃彘後
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
髮銜刃設殿璞見彘拉心大驚曰吾每屬婦

奕龍耳
知致天子
來

所愛有限

戒桓桓元
于廁上相
尋

命蓋今日
日中
雙栢樹下
頭贈行
刑人袴

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身亦不免矣天實
為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彙亦死蘇
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温嶠庾亮使璞並之
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已之吉凶璞曰大吉
有姓崇者搆璞於敦助將率兵乃使璞並璞
曰無成敦因疑璞之耶嶠亮又問卦云乃問
璞曰邦更益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
亥禍必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
弔壽幾何曰余存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
崗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崗頭
璞曰必在雙栢樹下其樹必有天鵲巢及至
果然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

景純斬
後復出

兵解

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
後自當知其入遂凌而去至是乃此人行刑
時年四十九至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璞來
遇害之先已預令家人備送終之具于行刑
之所命昂定於江側兩松之間斬後三日南
吳市人復見璞皆其平日服飾亦相識共詬
敦聞之不信開棺斂尸乃兵解也後為水府
仙伯璞撰前後並驗六十餘章名為洞林又
抄京費法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
注釋兩雅別為音義國譜又注三蒼方言葵
書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
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

子警官至餽賀太守

劉綱樊夫人

劉綱字伯鸞為上虞令。與妻樊夫人俱有道術。能撒召鬼神。禁制變化之道。亦潛脩密證。人不能知。為理尚清靜。簡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每早暎。漂墊之客。無疫毒。鸞暴之傷。歲大豐。遠近所仰。暇日。與夫人較其術。用俱坐堂上。綱作火燒客。碓舍。從東而起。天人作雨。後西邊起。禁之火。昂便喊。庭中兩枚桃。夫人呪一株。使之自落。箱篋中。綱所呪者。數落出。籬外。綱唾盤中。昂成鮪魚。夫人唾盤中。成獺。食其魚。綱亦夫人入四明山路。值虎。綱禁

之。虎伏不起。向綱号之。夫人徑往虎前。虎以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縛虎。牽尾繫於床脚下。綱每共試。俱不能勝。將昇天。縣。屈側先有大皂莢。樹。綱昇。樹數丈。始能飛。舉夫人昂。平坐床上。冉。如雲之舉。回昇天去。

東陵聖母

東陵聖母。廣陵海陵人。適杜氏。師受劉綱學道。能易形變化。隱顯。無方。杜不信。道常。恚之。聖母時。或理疾。救人。而有所詣。杜恚之。愈甚。告官。訟之。云。聖母。其妖。不理。家務。官收聖母。付獄。頃之。已從獄。室中。飛去。眾望見之。轉高入雲中。留所著履。一。在室下。自此昇天。遠

近立廟祠之民所奉。夏禱祈立効。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即集。盜物人之屋上。殆不拾遺。歲月稍久。亦不復爾。至今海陵人。不得為偷盜之。夏大者。昂風波沒溺。虎狼殺之。小者。昂病傷也。

王道真

王道真居鬼谷柏臺。常有白雲出其室中。遠望如百尺樓。道真常乘此雲遊戲山頂。

鄧郁

鄧郁隱居衡山。三十餘載。魏夫人忽乘雲而至。謂郁曰。君有仙分。故來相尋。天蓋十四年。忽見二青鳥如鶴。大。教翼鳴。羣移。畧方去。謂弟

子曰。青鳥既來。期會至矣。乃乘青鳥而去。

王玄甫

王玄甫沛人。同異人鄧伯元。學道於霍山赤城。受服青精石飯。吞日精。再景之法。內思洞房。積三十四年。乃內見五臟。夜中能書。晉穆帝永和元年正月十五日。大帝遣羽車迎之。玄甫亦鄧伯元。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今在北玄圃臺。受詔為中嶽真人。

東主帝君

曾文妣

曾文妣。鄱人。天文識緯。黃庭內景之書。靡所不究。而地理心精。躬自明。遊至袁。及府。萬載縣。變其縣。小西山之丘。謂其徒曰。死葬我

地理名家

于此及卒遂葬其地後其徒復於豫章見之
鄂去奢

鄂去奢懼及童丘人崇仙宮道士家任九峯山

下少學道術精思忘疲年三十餘刻剝初年

乃隱處別嵩陽縣安和觀其觀昂葉靜能學

道之所而觀小五里有外山高五十餘丈相

傳張天師及葉靜能皆居此山脩道去奢慕

前更乃結庵以居山東南有一方石洞二丈

餘去奢常坐其上拱默靜想一旦感神人謂

之曰張天師有斬邪劍二口并餅貯丹在此

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謝神人曰此石天殺非

神送劍
丹

山脩
煉

華造奪
去劍丹

乾問月
顏色更
焦

安久蒙聖祐丹之與劍未敢輒取神人曰但

勤脩無怠劍丹當自致也後三年神人以劍

丹付去奢劍乃張天師七星劍丹貯之石瓶

中約有斗餘如麻子紅色光明去奢自服及

施病人皆愈肅水縣人華造因中和年荒亂

之後擁土人據岩朝廷授造刺史而造克除

閔去奢神亦劍丹乃以兵圍其山取去奢并

劍丹到乃奪其劍丹而因鏢去奢於空室中

時方炎暑一月日不亦之水造禱去奢已斃

及開室見去奢神色儼然顏狀紅白愈佳於來

時造驚異乃送去奢歸山劍丹留之一夜風

雷劍丹飛去仍歸去奢石下後若山下五年

每言雷雨只在山半常見雲毫雷公電恍惚
鬼甚衆相見咸有禮忌又寄宿道士夜闕去
奮所居靜室若有人談竊窺之惟聞異香滿
室及環珮色或見有戴遠遊冠絳服螺髻垂
髮碧綃衣男女四人侍坐侍從皆玉童玉女
光明照身後有神明遠立於側殊為虔敬一
日奉告觀中道士曰恐當離此山去不能
常相見也後數日有緋雲鸞鳴天樂滿空徘徊
迴山頂後有灵官駕五色竜康來迎奉者乃
白日昇天而去山下居民觀者甚衆

范豹

范豹巴西閬中人久住江百里洲脩煉嘔嗽

嘔氣有
五色光

有五色光冬月惟着單衣相濕時頭已班白
至宋文帝時狀貌不變占吉凶驗如指掌或
問曰先生殆謫仙耶答云我曾見周武伐紂
初戰時前歌後舞文帝召見豹答稱稱我或
稱吾過太子宮指宮門曰此中有博勞鳥柰
何養賊文帝惡之勅豹自尽下江人中仍使
埋於新亭赤岬岡明年豹弟子陳忠夜起忽
覩光明如晝而見豹入門就榻坐又一老翁
後至豹起迎之忠問是誰豹笑而不答須臾
但出文帝聞之令發其棺无尸乃悔之

此中有博
勞鳥

豹死重
來陳忠
家

韓越

韓越者南陵冠軍人心慕神仙形類狂愚隨師

日行數
百里

仙去仍
寄藥與
妻嗽安

長存誦詠口不輟響常着履行無遠近入山
或數百里當日輒還家人問越未嘗實對後
鄉人斫枯木作方於大陽山絕岨石室中見
越亦六七仙人讀經越後自山中還於岫村
暴亡家近喪覺棺輕疑非真尸發看惟竹杖
耳竊奉武帝大明中越鄉人為臺將小使於
青列南門遇越容貌更少訪問親表存亡共
語移時又云吾婦患嗽未差令寄散藥一裹
令溫酒頓服之臺將還具傳越婦服散嗽即愈
葶綠華

羅郁号葶綠華九疑山得道女也

黃門郎羊權家贈權詩及火浣布金玉緜脫

張岳

授金丹
法備貧

張岳字巴玉齋封川縣人官至司空慕長生久
視之方全家齋戒誦大洞真經持三百大戒二
十年忽有神人持藜杖至岳家謂岳曰吾葛洪
也奉上帝命令授子金丹火鼎之訣汝可秘而
行之以濟貧若他時切蒲相見後點石為金日
濟孤老貧困則武天監二年秋夜半聞空中喚
岳云清晨可挈家人入山岳從神言果全家而
往惟留使女盧瓊在家至辰巳間有一道流從
空而下身生疥癩問曰司空在否曰司空入山
未歸問酒庫何在盧女指示之道者脫衣入酒
缸中以酒浴身上疥癩浴罷而去謂盧女曰傳

飲仙落
癩合
家升天

語司空葛道士特來相訪司空歸闕之喜聞
庫見圃有異香遂令合家飲之惟廬女見其
浴瘡托疾不飲司空飲罷乃沐浴更衣集諸
弟子曰上帝召予今將尔汝辭矣言訖祥雲
擁鸞鶴而下近奉家八十餘口白日昇天惟
廬女半空從雲而墜上帝命女為土地以守
仙壇

白鶴道人

白鶴道人梁武帝時方士凌舒及潛山奇絕時
有浮屠室徒者亦欲之武帝命二人各以物
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以鶴止處為祀室誌
以卓錫處為祀已而鶴先飛去忽聞空中鈸

色色遂卓於山麓而鶴止他處遂各以所識
築室焉

萬振

萬振字長生南昌人天師也得長生久視之道
顯晦奇異間人莫知其年或云旌陽岳巴之
徒漁者得青石長七尺扣之有音樂色郡以
獻于朝唐高宗命碎之得二劍鐔上刻天師
姓名帝異之召見曜日殿後尹解于京師數
日啟棺惟有一杖一劍詔以銅函盛劍杖葬
于西山天寶洞之側

王延

王延字元扶風人九歲早好道師焦曠真人子

稜三洞秘訣。惟松飡水飲。周武帝召之至都。久之得請還山。嘗寓西岳之曲。乃置一器。恒夕自滿。凡賓客將至。先有二青鳥報之。居處常有猛虎馴遠。若相保衛。隋文帝禪位。置仙都觀。詔王主之。仁壽四年春。禪門人曰。吾欲歸西岳。但恐上未許。乃委化于仙都觀。帝遣使護葬于西岳。及就壙。但空棺而已。

蓬球

蓬球字伯望。小海人。晉武帝大始中。入具丘西王女山中。伐木。忽覺異香。球逆風尋之。此山廓然自開。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梢前有四仙友。彈棋堂上。見球

俱驚起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因尋香至此。向訖。復彈棋如故。有一小者。登樓彈琴。戲曰。元暉何為獨升樓。球於樹下立飢。以舌舐葉上垂露。俄有一女乘鶴而至。曰。玉華玉華。汝等何故來此。俗人球懼。速出。門回顧。忽然不見。及還家。已見蓬與中矣。因復訪道不返。

鄭思遠

鄭思遠。少為書生。善律曆。晚師葛孝先。受諸經并丹法。居廬江馬迹山中。山虎生二子。虎母為人格殺。虎父驚逸。虎子飢而無食。思遠特還家飼之。虎父母至。思遠家跪謝之。即依思遠。後思遠每出行。騎虎父。二虎子負其經書。

衣藥以從時於永康橫江橋逢友人許隱
患齒痛從思遠求虎預欲及熟挿齒間則愈
思遠為拔之虎伏不動後仙去為丹陽真人

廣列仙傳四卷終

